
贫困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交换行为

——基于云南迪庆州羊拉乡的人类学调查

杨益成¹

（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云南昆明 650201）

【摘要】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快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真正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条根本途径。基于迪庆羊拉乡田野调查，以落后贫困乡的城镇化为基点，分析市场交换行为发现：当地交换行为的模仿性特征明显；行政性的小城镇经济功能在减弱；当地市场交换具有分散性；市场交换意识在逐渐增强；当地市场交换中的零售发生率较低。

【关键词】 贫困；城镇化；交换行为

【中图分类号】 F014.3 **【文献标识码】** A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2011年12月发布的中国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50%，2012年城市化率达到52.57%，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的重大突破。藏区受地理生态环境的限制，很难通过发展工业、升级农牧业来推高城镇化，但是云南藏区在得到国家大力援助的情况下，通过培育多样化产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使得云南藏区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从2011年的25.3%，到2014年的29.44%，充分说明这一点。云南藏区的羊拉乡在设施改善后，突破了落后封闭条件，城镇化加速发展。羊拉乡城镇化

是三级城镇化中的重要环节，由封闭到开放，到基础设施改善，再到城镇化发展，为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的缩影。这其中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是经济的发展。

本次田野调查主要在云南迪庆藏区的德钦县羊拉乡的4个行政村，共调查120多人，形成了122份问卷。由于受地理、交通、气候、历史、风俗习惯等因素制约，全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是全州乃至全省海拔最高、地域最边远、气候最恶劣、贫困程度最深、生存条件最差、交通最闭塞、基础设施发展最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最缓慢的集“边、远、少、穷”为一体的贫困乡。

¹收稿日期：2017-03-10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6ZZX110）和云南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中青年项目（2015SK08）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益成（1989-），男，安徽池州人，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表 1 农牧产品出售比例

品种	青稞	玉米	小麦	蔬菜	水果	核桃	葡萄	牛	羊	猪	鸡
销售比例	1%	0%	0%	14%	30%	97%	99%	14%	35%	6%	19%

2 羊拉乡市场交换的物质基础及交换形式

在人类聚居地方，经济活动中人是主体，交换是手段，物质材料和服务是对象。因此藏民聚居的羊拉乡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除了要想方设法地增加交换形式和频率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丰富物质材料和服务的供给，以此为基础的交换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

羊拉乡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林业。在家庭产品结构上，也可以分为三大类，农业方面主要是指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2013 年全乡粮食作物品种有 30 多个，其中水稻品种有 1 个，青稞品种有 4 个，大麦品种有 8 个，小米品种有 3 个，玉米品种有 5 个，豆类品种有 7 个。主要播种的是小麦、青稞、玉米、荞麦、洋芋。全乡经济作物主要有核桃、油菜、大麻、油橄榄。畜牧业方面，主要有猪、牛（黄牛、犏牛、牦牛）、羊、骡子、马、家禽。在林业方面，主要有采集松茸等菌类、虫草、核桃、木材和蜂蜜。各类产品商品率不一，但总体不高，如表 1 所示。

通过调查，藏民种植的粮食作物基本都是用来满足自身家庭需要，不对外出售。主要原因：一是屯粮观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该地方一直被“为吃饱饭”困扰，例如从 1986 年至 1998 年，上级部门拨给羊拉乡的返销粮达到 930680kg，实销 692057.5kg，每年回销 53235kg，没有一年不吃回销粮的。现在藏民家庭当家作主的一代人正是年轻时候受到“吃不饱”困扰的一代。二是受自然和人力条件的限制，一个家庭种植的粮食只够家庭人和牲畜的需要，不存在大量剩余。三是粮食购买需求的缺乏，现在家庭根据自身需要种粮，多余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家庭的货币收入，家家不缺粮，就很少存在粮食买卖关系了，但是在茂顶村，由于矿产和水电资源的开发，有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存在一定的粮食买卖关系。而这里的粮食交换就是现代市场交换中买卖关系，模仿性比较明显，以货币为媒介，采取购销、赊销、期货等形式。换句话说，当地的种植规模小，种植面积根据家庭实际需要而开展，余粮少，同质性强，交换的空间有限。因此由种植业拓展的交换市场发展潜力较小。

羊拉乡主要养殖猪、牛、羊、驴、骡子、马及家禽，猪肉是当地藏民最主要的肉类来源，猪养殖从 2010 年至 2013 年整体上是波动上升的。藏民养殖生猪，除了大部分食用外，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售。其出售主要分两种，一是出栏时运到香格里拉县和德钦县集市去卖，采取的是面对面的交换形式，没有现代市场交换的一些手续费，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二是自家宰杀，邻居和邻村分销。在村范围内，各养殖猪的家庭在宰杀时相约错开时间，使得猪肉能在内部消耗掉，在分销过程中，对亲属及关系特别要好的人，存在馈赠的方式；对于一般相熟和本村小组的人，采用货币交换、赊销和记账的方式；对于很一般的人或陌生人，采用以货币为中介的买卖方式。据调查，目前羊拉乡生猪养殖商品化率能达到 33%。这里的牛主要是指黄牛、奶牛、犏牛和牦牛，羊拉乡的牛主要是用来耕作，而非食用。每个家庭养 1-3 头奶牛，这不仅是对牛奶的需要，而且也是其酥油制作的主要原料。奶牛的产品基本是满足家庭需要，对多余的牛奶制成酥油用来送礼或出售，送礼的比例占 73.6%，出售的比例占 26.4%。直接采用货币交换，时间、地点、方式自由，没有市场交换的合同要求。

羊拉乡的林产品主要有虫草、松茸、核桃、木材、蜂蜜。羊拉乡的虫草分布不均衡，只有部分村的村小组所属的草原及山上有分布，对于一个家庭若所处的区域有虫草，家庭年虫草收入在 5000-20000 元之间，占到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对于虫草的交易，每天都有外地的商贩在采集季节直接到山脚下来收购，2016 年的价格每对在 65-80 元。对于虫草的议价，一般是不对外公开的，一种交换形式俗称“帽子经济”；另一种方式是集合在一起共同交换。这是指几户或者一个村小组所有的虫草放在一起统一去卖，这样价格要高一点，再对所得进行分配。这是藏民应对外来收购商压价的一种自我变通的方式，说明藏民在交换过程中的市场意识逐步建立。松茸在每年的 8 月底以后才出产，鲜松茸在香格里拉的价格每年基本维持在 80 元/kg 的价位，

而在羊拉，由于松茸在那个季节都可以去山上捡，价格在 10-30 元 / kg，保鲜时间在 7 天以内，无市场，只有一些有实力的本地商户收购送到县城去卖，普通藏民不会为了每天捡到的 1-2kg 松茸而进城的，基本都是低价卖给本地的收购商，或者家庭食用，或者制成干片，但是更多的是用来送人。在调查过程中，不管是干片还是鲜货，羊拉藏民基本没有商品意识，对于少量的产品都是用来送人，不对外出售。“对于松茸晒干后，给亲戚朋友都送一点，自家种的和挖的中药材也是给亲戚朋友都送一点，自家再留一点，都不会拿出来卖。”

核桃在羊拉的种植历史悠久，以前藏民种植只是用来自食，规模小，品种差。而目前核桃是羊拉乡重点发展的产业，引进新品种，核桃产量在大幅度增长，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这与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核桃的种植一般由政府提供苗木，藏民自觉种植。对于核桃的销售，政府考虑的不多，基本都是自产自销。以前的核桃卖不出去，自家食用，或者用核桃从外地商人手中兑换大米，对于核桃种植的规模效益在最近几年得到体现，吸引了外地商人进村收购，核桃的价格为 20-30 元 / kg，外地大卡车直接停在乡政府驻地，解决了藏民销售困扰。

3 市场交换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对藏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藏区发展在不断加快，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市场交换结合当地因素，不断创新，但一些限制因素不可避免。

3.1 自然条件限制难以突破

多样化的地形，复杂的气候使得交换的物质资料种类、产量难以增加；道路运输能力有限，拓展难度大；自然灾害频发，威胁到运输线和物资数量。同时受横断山系、金沙江阻隔和狭长地域限制，使得现代市场活动的落点一集市，形成和建设困难，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被问及是否该建设乡级集贸市场时说：“完全没有必要，羊拉本来人就少，居住又比较分散，要是集中到一点，可能就偏远了家庭所处的位置，更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就算在乡政府驻地建设一个，也无人会来，没有意义。”自然条件限制了藏民走出去和外来人口的进入，从而在本地交换呈现出封闭性的特点，也强化了藏民的自给自足的观念，从而能够在羊拉乡内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这些自然条件使得传统交换具有交换范围小、交换物品种类少、交换互惠互利、交换关系和谐等特点。

3.2 市场意识淡薄，藏族地方特色产品开发不足

羊拉乡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信息不通畅，藏民聚居在远离城镇的高山峡谷中，使得藏民传统文化得到比较好的传承，但是随着条件的改善和市场化冲击，在部分地区传统文化有的被淡化，有的后继无人，使新兴外来逐利文化中心化，本地和谐发展文化边缘化。传统的交换体现了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的藏传佛教理念，而随着现代市场交换的冲击，协议和合同制开始普及，藏民逐利动力在增强，藏民心中的相互信任感在逐渐淡化，特别是对外来人，藏民之间开始出现疏远，交流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价值衡量标准开始以市场逐利价值观来衡量，忽视人情，价值观念有过去的和谐发展向逐利性过渡。此外，产品种类和结构单一，绝大多数产业发展的都是外向型的，向外提供原料，从外面购进消费品。通过深入调查，藏区可挖掘的特色产品很多，比如藏香猪、藏香鸡、牦牛、中药材等。这些特色产品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家庭消费，未在市场形成一定规模。市场交易还在面对面的实物交易层次。

3.3 可交换产品来源种类较少，藏民现金收入增长缓慢

社会分工造成的产品专业化，就必须通过交换来满足人的各方面的需要，以达到产品总满足和总效用最大化。羊拉乡在现有的分工和人的客观努力上，所得的可用于交换的产品的多少将决定着交换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交换的形式。羊拉乡属半农半牧经济类型，气候比较恶劣，全年雨量少，导致生态层次非常分明，有“山上有衣，山下无衣”的称号。交换产品同质化严

重，形成交换种类相对单一。

在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能够带来货币收入的主要集中在畜牧产品收入，采集收入，工资性收入，自由职业收入，国家转移支付收入几个方面。根据被调查的 122 户问卷反馈的数据，我们了解到家庭总收入主要由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政府补贴）、农牧产品收入和非农自营收入构成。非农收入占 45%，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占 40%，农牧产品收入占 15%，由此可以看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非农收入，主要包括采集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自由职业收入三个方面，其中采集收入一般占到一半左右，自由职业收入一般是从事商业活动收入。从家庭经济收入依赖性角度分析发现，被调查家庭的收入主要依赖于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的占 49%，依赖于非农收入的占 40%，依赖于农牧业收入的占 10%，只有 1%的是这三项收入比较均衡。

4 结论

羊拉乡城镇化过程中，在推动民族地方特点与交换融合中要注重集市建设，这是双方结合的落脚点。就像萨伊提出的供给创造需求一样，我们可以通过集市建设给二者的融合提供场所，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在调查中发现：第一，以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推动的城镇化，使得市场交换空间拓展，交换行为的模仿性特征明显；第二，资源开发作用下形成的小城镇与行政区划的小城镇分离明显，市场交换区域偏向资源型小城镇，行政性的小城镇经济功能在减弱；第三，狭长的行政区域使得中心乡镇集聚作用不明显，导致市场交换具有分散性；第四，乡镇区域的改扩建，增加了服务设施，加强了公共管理，使得市场交换趋于规范；第五，由于区域内人口少，城镇化虽然集聚了部分人，但是市场容量难以消耗本地产品，从而外购本地产品，内购入外来产品，出现定期采购物资，零售发生率较低的现象。

羊拉藏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和谐，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观念与宗教信仰，也是一种价值观。外来市场文化要尊重民族文化，争取将民族内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拓展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但是事实发展结果与我们设想并不一致。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价值观念慢慢吞噬着藏民平淡祥和之心，价值观承载着整体民族的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其不加考虑的抛弃，将会被其他民族同化，导致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消失。农耕文明反映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即土地对人的束缚性，藏区的农耕文明与汉族的农耕文明具有一致性。同时，先进文化和技术是因经济发展而存在，因经济发展而壮大，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急剧受冲击主要是由于其不成体系，不与基层民生相结合。羊拉藏民开展交换过程中，要保留文化的积淀，保存积极有利的方面，摒弃不利方面，同时尽可能地发现和发展藏民喜闻乐见的能接受的市场交换方式，起到价值、文化的传承作用，从而指导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迪庆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志[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2]德钦县志编纂委员会. 德钦县志（1978-2005）[Z].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4]栗本慎一郎. 经济人类学[M]. 王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马塞尔·莫斯.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汲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陈庆德，潘春梅，郑宇洛. 经济人类学（修订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王连芳. 云南民族工作回忆[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8]潘春梅. 不同文化模式中的交换行为及其理性取向[J]. 思想战线, 2011(6).

[9]张旗, 谭梨. 理解市场: 基于交换的视角[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8):13-16.